

寒岡集

共十七

^ 16
2437
10



和
號 2437
卷 17-10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九



祝文

川谷書院重新奉安文

伊川程先生伏以羲軒既邈鄒魯云遐大路榛蕪孰聞以
 正於惟先生奉天明命資稟純粹氣貌嚴勁發鑿施教窮
 理居敬精微造極上契千聖功豈下禹道實嗣孟光大屹
 偉百代輝煥浴名仰德敢昧景行伊水洋洋宛陪風詠有
 覺金氏學傳心性奉祔以饗士林稱盛曾遘兵燹遠近交
 病廟貌重嚴衿佩相慶真以告虔邇豆潔清先生陟降永
 宅攸靖潔即潔字青即淨字當作潔淨讀然字則古人如是寫當如是寫
 雲谷朱先生伏以精一教晦克復聲輟悠悠千載孰繼其
 絕猗歟先生天挺人傑德合中和沉潛剛決諸儒粹會群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九

言衷折明我正學掃彼異說開牖來學紹統往哲萬古輝
煌如日天揭惟我陋邦尚襲餘秘卧龍故事敢忘遺轍雲
山崇宗仰止靡替曰惟金氏正學苦節奉祔以饗士林咸
悅既經兵火廟貌重設惟酌之清惟誠之潔先生昭假永
奠無隍揭立傑切與去聲揭同秘蒲結切香也替他結切與去聲替同假格同隍五結切不安也

烏川書院重新奉安文

先生挺生精分河嶽氣宇豪邁資稟超卓經濟之才聖賢
之學令質天成不待磨琢橫豎妙契為世先覺盡瘁王國
揚清激濁燮理啓沃廟堂經幄格天服夷誠無不確立朝
事業庶幾禮樂天命將新舊運已剝孤忠奈何若火難撲
萬古彝倫雲漢如倬 聖朝褒崇寵典頻數列廟建院禮
享斯渥道庸有宗斯文不掇惟茲故邦海天一角精爽如
存仰止卓蹕渺我後生尚昧坏樸舊祠未復憂心如擢爰
謀還安躬督斤斲經始幾何累十其朔翼乎重新有奠宗
楠遵豆孔嘉蠶勺既濯黍稷苾芬禮儀愿朴先生陟降鑑
臨誠懇永奠無數百千綿邈

紫川書院三賢祠奉安文

君子之道必先本根百行萬善皆自一原維孝維忠維節
維義扶綱植紀經天緯地順性立命斯其為至生也不數
世不多逢萃于一家間氣所鍾有祖有孫為叔為姪均稟
河嶽懿德相匹如川混混流益洶滴噫嘻先生至性天出
子道造極神明可質猛獸誠感九重名徹豈曰今稀古奠
多埒泊乎無營危坐一空刑家接物小學是律嗣有子姓
天挺俊逸氣岸卓犖凜若霜日文章山斗節拍東都斧鉞

不睹惟義之趨正氣堂堂名教是扶高風所激足立懦夫
厥有令姪天分甚高家庭殊行湖海真豪偉量宏度超識
遠見世路威夷所守不變沉冥韜晦真窺其際測其所存
綽乎經濟維我三賢迭出名世高山仰止靡遠不欽矧茲
舊邦素梓森森興言起慕精爽如臨設院揭虔聳觀士林
惜其不咸有憾於心人情尚然豈寧神歆誠為闕典後學
之羞兵燹之餘幸此重修浴今泝古因顯闡幽并尊同祀
昭穆如在物議始愜蓋若有待肅肅堂迨濟濟衿佩邊豆
孔嘉潔誠不昧陟降不孤洋洋來格世世于茲永奠無斁

紫川書院三賢享祀祝文

節孝先生 至誠動天異類來徵教洽家庭永錫孫曾
濯纓先生 行峻言厲身危道隆鄉邦百代永儔高風

三足堂先生 內蘊經濟外事沉冥素梓千秋仰止儀刑

茲值仲椿謹以潔牲剛鬣粢盛庶品用申常薦

忠州鄉校謁先聖文

述以無似累奉郡寄其於保民迪士之方蔑乎無效今復
得被 誤息冒昧而來深懼益甚廢墜永負遺訓不任夙
昔兢惕之至茲因祇謁敢具以告謹告

川谷書院移安告辭舊廟

今奉伊川程先生雲谷朱先生寒暄堂金公位版請移安
于新廟敢告

新廟告辭

維年月日後學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先師伊川程先生先
師雲谷朱先生伏以兵燹之餘急於奉安地不暇擇茲就

川之陽山之中建立新廟謹奉移安仍以寒暄堂金氏從
祀仰祈鑑臨永奠無斃謹告

忠賢祠奉安時告二先生文

鄉賢李兆年李仁復舊曾從享別廡亂離停廢今始再設
敢并以告

忠賢祠奉安文

精忠義烈輝映日星從祀大賢聳動瞻聆亂離廢墜殆三
十齡再奉永安昭格明靈右文烈公
顯忠明見光著汗青敬奉從祀大賢廟庭亂離不遑久值
權停再飭俎豆尚祈永寧若文忠公

川谷慰安文

敢昭告于 先師伊川程先生 先師雲谷朱先生山濂

暴注沙土崩潰鴻洞勢猛聲撼廟內震懼斯深憂悼莫逮
敬酌陳慰尚格不昧謹告

上將軍墓慰安文 寒暄先生先考

於惟我祖蘊德蓄美河嶽效靈篤生賢子倚歟文敬大東
儒宗倡明道學鄒魯其風百代仰止是誰之功嗟紇路點
盛德均隆鬱鬱佳城文敬所相山回水抱有背有向營建
周布一循禮制過者必式永奠百世孰謂侵逼乃在玄孫
占棄宅兆穿剝墓門震撼重泉變患不測雖經兵燹禍孰
甚此渺我孱孫未及救止實緣無狀居亦不通徒竊猥忝
慚懼何已茲來奉省心腸如割往固莫及來不敢力文敬
孝思想盡陰慰庶不俯枝舊安勿替

金先生祠堂奉安文 代本邑作

誠純敬篤理明義精戴化巍巍精爽如生朝家有命歲修
俎豆衛道之盛在古何有寢廟兵燹神享無由禮不成儀
太守之羞既克新構堂宇肅肅永奠無疆敢伸虔祝

金先生祠堂慰安文

德盛道尊師表百世蓬且以啟終古不替堂廷新儼尊靈
永奠雲仍咸集敬伸慰薦

二先生廟前墻修築先告事由文

云云伏以積雨浸淫崇墻頽圯驚懼靡寧敬奉至理謹具
案盛清酌用伸先告之儀謹告

道東書院奉安文

維我先生奮起東藩資本端方德鍾粹溫早悟天機立定
脚跟精思力踐守約不煩忠信維乾敬義維坤真誠既積

愈久彌敦發奮墜緒遠自羲軒魯鄒大訓濂洛微言世後
地隔如承面論義理之實性命之根散爲萬殊會于一原
收功大本刊落枝繁脉絡分明直泝淵源抽關絕學嗣我
周元力排異說絕彼板棧開迪後學指迷燭昏樂育不倦
茂材盈門倡明扶植崇功厚息仰若山斗永世不護盛名
之傳山夷海翻戴尼宗宗清洛汭汭中有精廬廟貌攸尊
昔日雙溪城市湫喧茲焉移卜密邇丘園瞻仰起敬精爽
如存 聖朝崇儒寵渥便蕃 宣額荐降輝映師垣消吉
妥靈衿佩駭奔厥維休命出自 宸閣潔牲在俎清酌在
樽一誠孔專曷若朝暾永寧無斃歲歲蘋蘩

道東春秋享祀文

惟公夾持敬義兩進明誠精積力久德立道成闡揚絕學

百代儒宗密邇松楸况陪儀容茲值仲春陳薦馨香用格時歆惠佑無彊

研經書院奉安退溪李先生文

道宗孔孟古今所同學尚程朱無間華戎在我依歸豈限殊鄉有誠斯格陟降洋洋猗歟先生天下歸仁異世聞風興慕惟均矧茲東魯又同南服濡染耳目無非遺馥仰惟挺生遠紹絕學學問思辨齋莊靜一一循不貳晦菴塗轍既力兩進益勵交修積累功深慥慥不休熟仁精義體道成德百世以俟庶幾不惑正學以明如日中天遐邇共趨咸被陶甄研經一區實係坊邑究厥經始餘化攸及措畫規模總由稟質猥蒙嘉惠獎掖諄悉扁榜輝映詩跋警切一院典刑皆出寵誨敬奉周旋其或敢昧既經兵燹又此重營宛然昭揭規範彌名如新熏炙彌切叢墻維我先生神遊無方奉安於式羣議允叶有嚴其祠衿佩全集邊豆孔潔黍稷維馨尚其鑑臨永奠以寧

研經書院春秋享祀文

學主敬義道承洛閩集成我東垂教後人屬茲仲春消吉中丁謹奉精禋昭格明靈

研經書院告由文

霖潦浸淫墻傾圮告請修築敬曰禋事

社稷慰安文 忠州

代以田氓失火延燒遺外雖不及壇內且非祠版所安常享嚴敬之地遽有意外之灾不勝駭惶之至茲具築盛之奠用伸慰謝之忱謹告

告社稷文

述以無能假守茲土竊恐無以自勸獲罪神明莅事之始
敢伸祇謁之禮謹告

告揚津溟所文 忠州

述以不敏猥奉朝命來守茲土竊惟境內山川之凡可以
得祭者當有始來祇見之禮茲敢齋袂以謁于壇下仍念
兩陽之感雖由於邑治之謹否而神之所以惠民者則必
須以時以毋負民之所以涵濡神化之意此述之所以不
敢不自勸而亦竊有所祈願者也惟明神之有以鑑諒焉
謹告

告先祖文

伏以孝玄孫西川君崑壽即世之後緣冢婦在堂用循時
王之制不敢奉遷于最長之房今者冢婦老不能與祭祭
祀全付于五世孫故縣監檄妻令六代孫惟點主之勢難
仍奉兩代祀事而述今年迫八旬遠奉神主而來深恐為
後日難處之患茲用紙牘祇奉祀事不勝感懼之至謹以
酒果敢伸虔告謹告

家廟移安文

卜居蘆谷纜經二載奄遭火災慘酷已甚且緣井泉渴涸
西風勁冷不安仍寓遂謀重遷爰得泗水之陽茅棟已成
草祠亦就茲奉神主敢請移安謹具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家廟慰安文

昨日座後外壁意外仆破致驚神位不任惶駭之至倉卒
罔措謹即移安外房今將修葺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家運不幸意外失火焰爇之變上及祠宇蒼皇顛倒致驚尊靈略既修掃遂即還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重建尊道祠奉安時先告事由文

伏以新祠已成今茲涓吉將於八日移安敢告

尊道祠奉安文

洪水作災墊及崇墻變出古無載深憂惶爰謀移卜背山面陽輪奐重新永奠無疆

同福辭文廟文

伏以述恭承 上恩來守茲縣非不欲自力於誠求如保之義而學未有得舉措失中其於教士興學之方尤竊未能恒懷憂懼寤寐未嘗違寧茲被 朝命遽此適去奉辭告行益深愧慙之至謹具以告謹告

同福辭社稷文

伏以述叨被 朝命來守茲縣按省壇壝有違典式殊非國家禮敬明神之義即擬式稽舊制用崇封植而猶以民力未遑以俟今春祀事之後而重冒 誤恩遽忽適去茲來告辭無任恨慙之至謹具以告謹告

景賢祠祭寒暄堂金先生文 順天

早悟天機獨奮絕學克誠克敬積久精深濂洛正傳庶幾遠接東荒斯破百代真師述也愚蒙幸忝外裔常懇不克虎尾春冰昇化天涯來覲廟貌人勝天勝誰詰誰窮寒月清溪百感來集敢薦一獻先生寔臨

竹樹祠祭靜庵趙先生文 綾城

鸞鳴之表冰玉之操夙奮承師直造正的德氣嚴粹秋肅

春融際遇當時身任世道彼天渺渺萬事如何廟貌天涯
百代增悶速也小子愧此昏昏欲仰遺風庶幾有立薄羞
致敬悲感纏曾誠炳如丹先生是鑑

太白山祈雨文安東

伏以天下之名山未有多於我國而論勝則惟東南為最
而在東南而雄者又無有如吾山之為首則巨天下而甲
於國中作鎮一方惠澤斯民司造化之權而執雨暘之柄
者非吾山之神之靈乎間者亢陽之災為近古所無麥既
枯而不實矣禾又不得以種矣其或種而為秧而將移植
焉則滿目甲坼莫由為計有不忍於百萬億生靈之嗷嗷
求其所以然之故則又必有吾山之神之靈有所慳於盡
所執之柄焉矣不能慎感召之至理以有生民喪亡之患

者罪實有歸豈不懷然而可懼哉惟我無狀敢求叨冒不
德積咎無以媚于上下之神祇罪則固然其於無辜之蒼
生則實亦可念以天下為雄之至靈何不轉移為大霽之
洪恩哉徧禱山川而獨不於吾山雖以嵩高僻遠有不敢
輕冒者而人事則蓋有所闕然矣茲竊恐懼不揣鄙謬輒
具菲薄遣人致虔于山門之下惟山之靈有以哀矜而賜
之一雨則一方之所以蒙惠鼓舞者其寧有紀極耶西望
叩頭無任祈懇迫切之至謹告

社稷祈雨文

伏以神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托者神民惟謹乎祀享之誠
神亦無愆乎雨暘之期豈不昭昭乎如見我近者不雨累
月為災已甚三麥則枯槁而不實矣百穀則俱不得入土

而所種者並皆焦燥而無所為矣神之所依而為享者又將何以乎哉速之不德敢來叨冒彌令政刑之間多所顛倒而無以為感召之本靜言一念惕息靡措既禱舉禱祀舊典矣無以應焉憂懼悶迫不知所出茲復輒遣一鄉之首用致誠于壇下惟我明神庶幾哀矜其一方生靈有罪之速身寧譴罰不赦而一雨之澤則必以時降俾率南畝穡事之望則神之所以施惠於一方者既宏且普而民之感戴欣踊盡心報效之誠又焉有少訖也哉不任哀懇迫切之至謹告

自古雨暘既不得時若則或有農初之旱或有夏末之旱天之仁愛下土之民有不能已焉故或禱諸社稷之神或於山川之神一蒙靈應終歲無憂以界生民之食豈若今年終始祈雨或未應應亦不治今則禾稼將成西疇吉凶之機正在此時久不得雨枯槁已甚頃者禱于仙魚之淵葛羅之山俱未獲效嗷嗷隄畝之憂有不忍視良由奉職於本邦者疾病之深刑故之素無以召和氣而時雨暘恐惕悶迫殆不知所措復將牲幣之潔重哀乞於明神神惟矜諒即賜甘霖之霈然以畢一邦民生之幸無任千萬祈懇之至

阿見淵祈雨文咸安

淵冲澤物明神之德恪謹事神郡守之職惟郡守之失職宜明神之示罰自去冬而不雨至今茲之四月雖間或有小雨實惟闕其霈澤民播種之失時閭閻成之望絕念召災之自我顧何辭於罪瘠哀群靈之無辜盍明神之垂察

倘失令而不救恐後悔之靡及茲惴惴而大懼謹數日之齋被躬奔走於壇下臨貝闕而增惕正位向之舊訛拓新規而改築列籩豆而陳悃顙玄潛之惠恤推餘澤而升雲降甘雨之浹洽放萬生之得遂民共囿於化域暢太和於幽明敢忘息於罔極辭切迫而由中庶神聽之不惑

餘航山祈雨文

伏以速猥蒙 謬息來守茲土至止之初首問山之高大可以寓靈神而鎮本郡者則咸指此山又問水旱禱祀之所則曰有阿見之淵心竊惑焉以為淵而於阿見則固矣獨不於山而就此舊邦遺俗盖有不可知者既又連月不雨百物枯槁種不入土民將絕食良以奉職無狀無以媚于神祇乖咈之氣結而為風伯用事雲陰解散一年亢荒

之會實在今日速誠愚昧兢惕罔措猶不敢率爾新舉遂先告阿見之神而令三日而尚未獲其應雖緣誠意淺薄不能格神而其於祈禱之典蓋亦有所未徧者私竊慙悚今復齋被具潔牲粢盛來請于神興雲致雨潤物澤民實神之良能神既主此土而鑑此民矣其於遑遑嗷嗷之狀豈不審察而深念之哉速之有罪譴罰宜止於速身生民無辜殃咎不可以並及此理昭然神所洞燭乞賜霑然之雨既周且洽使民得以及時耕種俾克有秋則宏恩普澤實浹心髓而有不敢忘焉也惟神其矜憐之惠恒之拜伏山庭無任祈懇切迫之至

謝雨文餘航山

伏以間者天久不雨田疇涸枯晚稻無意入土早稻既播

旋乾秋年秀而不實春年苗而不秀至於草木羣生莫不
焦槁一年生靈之計將決於今日速實不德殃及無辜是
用兢兢不遑啓居於是奔走請命於明神明神矜察昭答
如響既禱之夕賜以靈雨油然之雲初作於山之南嶽沛
然之下忽遍於環境遠近不驟不震漸潤漸漬孰是嘉生
不霑滋澤權忻相聞耕耨滿野鴻恩普溥豈言可報由衷
之感不敢但已茲遣賢牲具酒食躬齋洗恭致謝於山之
壇下冀明神之是歆唯是久旱之餘尚有未洽之憾甘霖
重霑又不能無望於靈慈倘蒙明神更垂哀念既優既足
以畢大惠則斯民之誠心共仰將無異於父母矣

社稷祈雨文 忠州

伏以民之所以依於神者以神之不愆雨暘之期以能有

秋事以庇民也神之所以依於民者以民之不違春秋之
享以能殫誠意以奉神也民不能殫誠意而奉春秋之享
則民固不可奉神矣神不能俾有秋而調雨暘之時則神
亦不得庇民矣間者春雨屢降猶不得霑然浹洽民疑其
神之所以錫斯民者或有所未盡矣自前月以後泥塵之
灑全乏無以沃溝洫之焦而杲杲之暴轉甚於其雨之時
麥則槁矣而穎不能秀焉地則暵矣而種不能入焉民將
何以爲生神之將何以爲職哉豈神之所以佑民者有不
盡民之所以仰神者有不至將爲救民於斯土者有不能
砥礪而無以媚乎上下乎執迷之無狀切有以蠲臨而爰
上籲于上帝即蒙許以一霖甘霖以澤我生民則豈惟爲
區區守土者之幸亦民之所以仰神之幸也神之所以祐

民之幸惟明神其有以垂惠焉

祭無祀鬼神文 咸安

茲者天久不雨雖或小雨旋即渴涸時節既晚種不入土者尚多其既種者亦皆焦槁不堪立苗一年民生之計固已罔極而癘疫為災處處熾張呻吟相聞死亡無算念惟天地之間窮魂無告者何限幽冤鬱結感傷天和為旱為癘職此之由潛思興嘆悲念何既幸荷誤 恩忝司人鬼人不得不以為憂而鬼亦不得其享者亦豈敢不用其心哉從古迄今不得其死者其類不一或在戰陣而死國或遭歐鬪而亡軀或以水火盜賊或罹飢寒疾疫或為墻屋之頽壓或遇蟲獸之螫噬或陷刑辟而非罪或目財物而逼死或因妻妾而殞命或危急自縊或沒而無後或產難而死或震死或墜死若此之類不知其幾是皆守土之任所當收享而慰綏者是用告于城隍召集羣靈酌以酒食唯爾衆神尚其不昧羣來會食洞釋舊冤共臻新和迅掃疾疫時降甘霖俾民鬼之相協庶幽明之交恭

祭泗水主山文

伏以速曾寓蘆谷之南山村繞閱兩歲忽被火災書籍什物盡灰無餘慘目驚心不忍仍居茲來新卜於山之下為建祠築室以終餘年之計靈其保佑使之安身修業庶無罪悔以畢平生之志茲用酒果籲告于神冀神鑑饗謹告

祭壬辰戰亡將士文 忠州彈琴臺

嗚呼哀哉天杳杳其蓋高日黯黯而無色山既哀而浦思風亦淒而雲漢歷萬古而長思慘孰加於壬辰抑時運之

不幸豈天心之未仁魯夷之凶狡斯極蔽海之滌梁孰遏
警惡釜山之失守勢迫烏嶺之潰裂雲屯鯨豕之遍野林
立豺貅之膽落漲驚沙之撲天橫殺氣之騰空匣寶刀以
莫售腰利鏃而奚庸凡刃紛其交加將卒亂而失列風日
晦而昏霧山川震乎蕩擊迷陰陵之前路塞睢水之長流
江涵萬丈之冤天包百代之愁念父母之鞠育憶兄弟之
相隨繫妻子之和樂蓋有甚於填笏何偶然而暫離迥死
生之莫知此肝腦之塗地彼飲食而猶祈無所辜於天地
乃禍酷之如斯孤其子而獨其父寡其妻而鮮兄弟骸骨
莫收於沙磧心目耿耿而盈涕恧窮天而愈深慟十年而
如昨民今訖甚少康魂彷彿而誰托霜月淒涼之夜烟雨
沉淫之夕哭啾啾之相聞孰楚些之相及寓深悲於枯草
聞不忍於波哨眇川原之浩渺零老淚之如血寄一奠而
敘告想羣饗之鬢髯已矣乎自古時命之莫不然何莫解
夫鬱結嗚呼哀哉

告揚津濱所文忠州

伏以國家之所以奉名山大澤之享載之祀典祇春秋之
香祝使守土之臣不可不嚴且敬者豈非所以為生民之
佑俾功利之及焉者直不得不備其報賽哉惟神著德幽
潛流澤遐遠鎮南土而為獨環四方而居長則豈惟一道
之所賴抑當為通國之所宗矣然則所以陰隲家邦裨益
生民為國家為生民切迫之訴者其可已乎哉然而自壬
辰兵亂癸巳甲午饑荒之後年年處處無不豐享天心若
有所悔焉者而獨吾忠州所以飫樂歲之飽者或不與他

邑比得無吾民之所以蒙惠於吾神者有不能無歎乎自
去歲之冬至于今暮春之時恒暘不雨雨又不得浹洽又
不雨者久矣早暵則甚矣枯槁則極矣種之入土也猶患
其不苗也况又不得入土而尚望其苗焉而秀焉而有秋
焉而飲樂歲之飽乎哉民之憂且悶者如何吏之悶且懼
者如何以國家之所以奉神者而如神之所以任生民之
托則神之憂且懼思所以澤吾民焉者如何也耶茲用齋
被既親告于社稷而仍遣同為官於此土者具以請于明
神神其不靳玄澤之施推一霍之甘霖大霈吾旱災之民
則吏與民之所共懼忻而感祝者在不足道而神之慰吏
民之而為功利之實惠者其又可言哉神其有以鑑乎
哉

祭文

祭南冥曹先生文

嗚呼先生稟天地純剛之德鍾河嶽清淑之精才高一世
氣蓋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變勇足以棄三軍之帥有恭
山壁立之像有鳳凰高翔之趣璨璨如峯頭之玉灑灑如
水面之月自我而觀之宜其為振東方未有之人豪矣先
生早業文章博通群書為文字未始為世間尋常之語奇
偉俊特魁磊崛強燦爛錦繡之華炳烺龍雨之章自可以
輝映今古竦動百世而謂吾人大業初不在此而有以妙
契於古人出處之一言則超然自反於性分之内奮然用
力於為己之事隱居求志閉戶積學忠信以為本敬義以
為主佩四字之符建百勿之旗抽离宮太白之精而取內

明外斷之義幻天上雷龍之畫而觀尸居淵默之象克已之嚴則廝殺九竅之邪而姦聲亂色罔敢或干保守之密則閉塞三關之入而閑思雜念罔敢或萌肅然常若鬼神之參於前生龍活虜長在冲漠之中起居衣帶之間猶有喚醒主人翁常惺惺乎者而凜凜之意尤切於人所不見之中至於歲月之久含蓄之深大本既立流轉日用之間無非這箇動盪之妙後生小子不敢以階梯分寸仰測其方體端倪而猶不敢自謂已到於活熟無言之境則先生之於道義亦可謂辛苦而後得之者矣先生平生未嘗一念不在於世道至於蒼生愁咎之狀軍國顛危之勢未嘗不嘯唏掩抑至或私自經畫處置於胸中而以為必先提撥於紀綱本源之地則初非不屑夫天下之事者懷德遜

世高潔自守終世婆娑於窮山空谷之中而雲山是伴松月是玩湯聘雖勤於九重囂囂不改於畎畝有如獨鶴高飛於冥冥之天浩然自樂於江湖萬里之外而終莫能馴則先生之於出處其獨見內斷之義夫豈他人所可與知者而以先生之才之德何事不可做了而縮手袖間終不見其有為焉則亦豈非世道之不幸哉先生風骨肅爽神采秀發識慮高遠辨局宏深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涕唾直方剛嚴不屈不撓聞之者有以潛消其鄙邪之心對之者有以振發其清明之志千鈞氣力萬丈光焰足以聳動風節扶樹綱常多士踵門遠近彙征名尊當代望重四方而先生閱人既多眼目亦高四海如空千古渺然恢恢乎闊步於獨立之境悠悠乎高舉於獨觀之地時見經童

學豎顛躓嬉戲於儀文度數之末妄談天命之性而昧夫灑掃之方瑣瑣碌碌終不足議為於大方之家而至於志道之士顧學之子潔進之誠憤排之功有不能已焉則論說警言叩竭兩端言論激昂詞辯峻烈引物譬喻愈出無窮如河轉海倒風凜雷厲而惻惻愛人之心懇懇樂善之意洞然呈露洋溢可掬而表襮不掩防矜不設光明洒落自成一家此雖不足以見先生之大而非先生之大則亦何能浩博如是而無所不足哉至於詩文兵法醫經地志雖無不曲暢房通為應世之用而此豈真之以為先生之輕重者哉然世之知先生者既鮮其自謂知之者不過曰山林隱逸之流而已而不知者輒復詆訶至有加以不遜之辭而無所忌憚焉噫於先生卓卓之見磊磊之節欽欽

之學渾渾之量彼為可窺測其萬一而於先生曠然之德亦何足為加損哉嗚呼念我小生蓋自十五六歲時始得聞先生之風而知欽慕之而癡騃貪遠無以自達於階庭之下後塵星斗之仰未侍春風之座者殆將十年束脩之將曰自丙寅之春而幸先生之不鄙棄之而收而置之弟子之列而又復以為可教而每許以義分捐與之地而凡先生平生交遊經歷學行志槩與夫古今賢愚治亂得失世道時變邪正是非出處語默之道進退行藏之義無一之或秘而盡與之開誨至於連日繼夜而不怠於是愚昧狂妄之所以慷慨興起而自豎立其惰慢迂拙之身心者為如何哉頃者數四年之間方自墜在罪戾憂虞之中而疾病又從而廢痼之顛倒狼狽與鬼為隣而先生未嘗一

日相忘書問慙慙鼎鼎相續又恐其一朝溘然而或死也
至有對人語及嗚咽涕洟之語速亦每得先生書未嘗不
西望隕涕以感其知己之息也去年冬又得先生書既問
疾病之况又慰貧苦之狀又有春日載陽匹馬尋山之教
而纔未數月忽又聞先生之寢疾馳往省之則先生病雖
云劇神宇清朗論辯雄確了無一毫有異於平昔者留待
半月而來既而又聞先生漸向蘇境謂神明扶持可得無
憂孰謂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而使先生乃至於斯耶
消息一理死生一致人生百年誰得不然則在先生全歸
之心奚足為憾而梁木既壞吾將安放哲人其萎無復儀
刑則在小子悲隕慘痛之心又復可以紀極也哉然有一
說焉先生則已矣而先生之心則炯炯不亾參倚羹墻洋
洋左右則請庶幾有鑑小子之誠而默佑其哀毋令有欺
於隱微幽獨之中也嗚呼聞先生之喪而病卧支離未即
奔走而遙涕一哭尚在數月之後昏憒不文言又不足以
盡其區區感念平生悲愧來并一觴奉訣萬古心情嗚呼
哀哉

代郭起祭南冥先生文

嗚呼哀哉吾嘗聞於曾子之言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棄也如先生之才之德為可
以庶幾乎斯說而曾次澹然而絕塵視天下萬物皆不足
以來入氣宇浩然而直大自可以爭高於泰山喬嶽杜門
掃軌而專心學問之事不著書不立論只一味循古人之
塗轍一箇知覺要惺惺未昧於方寸之中肅然常如天地

鬼神之臨赫工夫既熟大本既立日用應酬流轉浩浩詞
辯駁快有如駕風之播一馳而影凌十千頃烟波之杳然
文翰洒落有如拍霜之刃一揮而光射九萬里星斗之燦
然炯如清水照采於玉壺澹如素月揚輝於秋天夫豈東
方再生之豪傑也不但難見於後亦復難見於前然何天
道之杳邈而致吾道之屯遭懷此道而遜此世確乎其不
拔卓然長往於林泉俾魚鳥而友松鹿餐烟霞而製荷蓮
憂時之淚空洒於萬疊青山之中憤世之懷聊瀉於十里
銀河之邊傳說版築之夢未格於側席之上子陵諫議之
職尚在於蓋棺之後心上空老造化之妙袖裡竟縮經綸
之手長扼志士之腕謾騰走卒之口夫孰知先生之素心
實未嘗忘畎畝然則先生之亾也曷不使吾痛哭流涕猶

不能自己於愈久嗟吾生之不敏落萬文之塵印年既多
而學迷方環顧中而無一善可取幸天與秉彝之難拵獲
立志於擁帚既納拜於海上復進謁於山中語諄諄而叩
竭不謂我之空空而小子之感激得振發其頑躬縱不能
升堂而服勤而慕悅則徒隆慰先生之康寧謂延齡於無
窮幸神明之共扶久欽仰乎高風孰意斯文之天喪忽承
音於告凶既申為位之哭又寄吊賻之封只緣私門之禍
酷遭兄喪於去冬傷心堂上之老母忍見鶴髮之愁容萬
端悲撓之叢集百憂鬱結而填膺坐遲遲而迄今孰知我
心之悲恫想平生而感念愧靦然而顏紅嗚呼先生已矣
小子何托金聲未聞玉色未接風雲帶悽石泉含悲空留
大名百世仰之我來一哭有淚千行再拜陳詞庶格未亡

祭德溪吳先生文

嗚呼哀哉先生其果竟至於此而止耶先生而止此小子將復何所仰焉而之所以崩摧隕割者曷其有既耶上天茫茫而但高何不聽我之呼而察我之志耶藐茲小子早自冲角之年奉几杖於左右而以為依歸之地也當時年齡稚弱志氣昏愚固不足以測先生之所存而其冲然德宇之可悅而可敬則已不自覺其心醉也既又執經門下而周旋進退歲月漸久則於是益知泰山之高而丘垤阜陵宜不可以準擬也蓋豈非先生之所以得之稟受之初而為性情氣魄者一皆本之於性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者亦無非淳慤惻怛之所形故使小子仰而感感而慕亦出於真心之所激而又不自知其所以者耶於其自少而

奉承家庭之間則所以致其愛致其樂致其憂致其哀致其敬者無非發於至情之極而父母稱之則曰孝宗黨親戚稱之則曰孝以至間里士友之間其所以為辭者無二也至其所以處兄弟之間則友愛之隆尤非人之所可及者而其所處之難又有非外人之所知者故唯有門內之親見其然而知其高而不可及則切切轉語於人而聞者必皆歎嗟而噓噫也及夫孝友之實有以孚於人而發於公誦至於將有以上徹天聽則蹙然以為未安於先生之心而至於思有以隱避而不敢當者此使世俗倖倖求名之輩亦怛然少知感而愧之也早事文藝之學著名當世而既又發迹場屋以為門戶之榮此固世俗之所慕而在先生則為餘事也晚親有道泝洄古人之淵源其所謂

學文者實與吾前日之躬行有以暗符而心獨覺其意意也清標霜潔望之儼然而尤嚴於進退出處之幾德山之千層壁立也馨德蘭薰即之也溫而仁義在躬道德博洽退溪之萬頃止水也優游乎二老先生之間而得之於觀望瞻想之際至於見益進德益就則其規模氣象必有與曩時之云云者有不得不異者也曾試教於星巖而又得錦溪黃先生之適來刺是州聲相應氣相求遂成同人之契斷金不足喻其利也相與讀八卷朱子之書而尤有味於主敬窮理之說又其所涵養於未發之前之氣象者實亦古昔聖賢相傳之深旨也謂庸學語孟之書舊有何嘗不熟讀而力索顧其所講說者終不過乎口耳也今既脫然而大悟若醒醉而喚睡也學惟貴於深造何足道其強

記也彼又穿鑿而為說者良規規之小智也况徒言而又不能存養者皆是為外物之所累也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思思之未嘗不為之得其未得之也則至忘寢食而求之其既得之也則又眷眷奉持而猶恐其失墜也故其精思之功有以窮深乎微曠操守之堅有以確乎其不可躐也其制事之嚴則如金石之不可棄其接物之和則如習習春風之被也千駟之富貴視之如無有一箇之取與必據乎道義也見人之志學則樂為之誨導而不知沉疴之在體聞人之片善則心好之如已出之不啻也夫既定本立脚之實如許而學而充之者又如此而又其發之者又矜沛然而無窮此先生之學所以為體用具備者也豈徒近世之儒者不可與議為亦將追古人之塗轍而庶

幾乎叅政也素懷惟欲捲而藏之寂寞之濱舉世之所奔
 波顛倒者曾不若乎弊疑也茂實騰而不可拚名聲以荷
 乎朋友援引薦拔總皆當世之君子也國恩日深民病難
 忘而終不可乎不仕之無義則又為之黽勉服事而窮日
 乎惴惴也入薇垣而唯知補拾闕遺之為意在柏府則唯
 先憲舊章之固守而不可以私意而貳之也佐僚天官則
 又以綜核人物進退賢邪斷以為己任雖復以此積熾惡
 之無窮而其禍將有所不可言者而皆有所不避也事之
 當否惟問乎義之如何而義之所安則坦乎不可撓由中
 應外者無非至誠惻惻之所為而初無一毫之有所為也
 堂堂王佐之風寥寥廷紳之懿也毅乎其松柏之獨秀屹
 乎其鸞鵠之孤峙也君子所為開心而增氣小人所為縮

頤而畏忌也知之者謂先生何至於甚不知者又復胥動
 無理之談以恣乎罵詈也小人口之罔極自古而莫不然
 豈竟何有於曠然之曾次也鏡湖烟月長入洛陽之羈懷
 故國尊鱸不禁遠客之歸思也吾何為久此棲棲言必及
 而興喟也飄風吹其征衣前路何必問人十年所願今始
 遂也闢就蕪之田園開數楹之南窓聊永言乎徙倚也軒
 臨十里之半空却愛野景來斯萃也松與竹其交栽梅與
 菊其并蒔也清沼寒月綠荷疎雨又復傾耳落階之泉脉
 樂亦在乎飲水而枕臂也一區西溪清音幽曠天破慳而
 地出秘也擬將誅茅結椽亦足以逍遙樂玩願與二三子
 於焉乎歌詠先王之道不知老之將至也於是人皆知先
 生之雅趣膏肓乎水石又誰知先生憂國之本心則實未

嘗須臾之暫弛也半夜時回思舊之夢九重天闕隔千里
其如咫尺也望美人吾有所贈之汀有蘭而岸有芷也不唯
先生之所不能自己者如是抑亦有識之相期者甚深其
所以為先生為憂者則唯以疾病之為祟也願蚤除乎二
豎為世道而再起也獻訂謨於吾君救生民之憔悴也否
者明道而投徒開後來之聽視也二者將必有一得焉抑
又所恃者蒼蒼之彼也豈謂所恃者終有所不可恃而使
先生遽為竒禍之所嬰福善如何仁壽如何天莫測而理
難揆也人事時運兩茫茫其不足詰亦何所售其藥餌也
邦國慘惓而失賢山林寂寞空蒼翠也君子所為扼腕而
悼嘆小人所為彈冠而交喜也此小子斯文之哭世道之
哭哭之不已而其所以為私情哭者又呼天而不已者也

自惟在安輕躁之質小又早孤而無所學焉其昏惰放縱
之甚實亦無所肖似也非先生之收恤之教誨之匡直之
又從而振作之吾知面墻之生永不免為君子之所棄也
春風庭除之散步秋月虛堂之參侍也或執經而尋行或
靜坐而拱手也或清談之諄諄或鐫誨之切至也上而天
命之微近而人事之誼也大而經綸之法切而進修之軌
也論難反覆必極其歸趣蓋亦無隱乎爾也謂我消磨乎
客氣務宜涵泳乎天理也堅脊梁以勤邁必先由乎平易
也多面命之慙慙亦書諭之不置也惟薄質之淺率恐不
克乎遵履也思奉戴之罔極敢督心於終始也但有遺憾
抵死而難忘者蓋自甲子以後十年之間獲進陪於左右
者僅止於四也既緣私門禍患之連仍未嘗有半歲之無

事雖欲徒步往從之卒業而不可得焉而亦豈非微誠之
不篤而然也則每向風而愧耻也憶昨去歲之秋高軒暫
滯於龜城蓋將赴嚴召而病不得而進前則遂索路傍
之村舍而僑寄也近方士子咸來拜謁而小子亦叨半月
之執篲也湯藥之餘時獲奉承清誨半生疑晦豁若雲霧
之披也自顧頑鈍之莫變依舊昔日之庸鄙也空負十年
之教育愧瞻德儀之充粹也朝徹晝而忘餐夜參半而不
寐也小子之愚昧既盡以曾臆之所存而仰質而不諱先
生亦為之剖析解破傾倒乎底衷也謂余長懷索居之嘆
子亦無伴而踽踽盍亦來我乎娑娑林壑之幽邃也新搆
精舍端合宴坐而講道滿龕遺經深願與子共入室而齊
哉也禮學精密不可以不講而最苦儀禮之難讀則尤欲

與子共數月之論議也於是小子之不敏亟欲趨走請教
而又懼私冗汨沒不可遽以自脫則不敢即以奉唯也然
矢心則靡他唯歲月之是換也忽奉別而退私音容邈乎
千里也猶尺書之警誨得蒙荷乎息庇也嗟今焉其奈何
忽山梁之摧圮也儀刑永隔不得以復覲痛心肝之如燬
也何天禍之斯酷哀萬事之已矣也獨念夫陸緒之茫茫
伊有手者孰是也弱力不足以承當恐祇為師門之羞辱
然敢不竭其心力繼之以死也耶重惟不腆之文豈敢為
先生之狀也執蓋欲奉之以求幽堂之銘誌也日月忽其
不居即遠期之迫逼也柳車飭而纏紵具行路咸其隕淚
也親朋畢其會集紛奠贈之來致也矧小子之疇依痛豈
但乎鋒刺也奉時羞以羅前薄寫情而代贊也莫單杯而

痛哭交兩頤之涕泗也幸先生之不昧有以鑑此之誠意也嗚呼哀哉

祭大谷成先生文運

嗚呼哀哉河嶽儲精篤生我公愷悌所性淡泊由中風儀峻整氣宇寬洪外不勝衣內貫秋虹以資麗澤道義磨礪矯揉日強深密加工靜坐彌日端默收功持養既久真實積充剛似鍊金瑩若磨銅如蘭之馥如春之融禮謹愈恭德造愈崇人望自敬狡偽獻忠與世不偶豈受樊籠返駕山中道亨身窮富貴榮達浮雲太空世俗紛華我視如矇澗谷幽深樹木情慈樂只於斯一畝之宮牛背訪壑前導短僮一壺自酌和氣冲冲吟哦時暇寓懷孤桐或時相值牧叟推童悠悠我思獨契洪濛精誠之妙鬼神唯通夏木

陰深春草萋萋豐半階雪竹一片霜楓晨風蕭瑟夜月玲瓏四時朝暮興與人同山日遲遲世日匆匆優哉悠哉樂此長終輝登馨聞上徹宸聰息命鼎來惟旌與弓幽操益勵辭以病聾憐然雲外冥鶴孤鴻寵賜屢頒禮逾陳種遠近宗之望若華嵩速也後生晚襲春風陪奉誨言窈幸顛蒙惟其頹甚愧不克躬瞻載之忱徒切惺惺頃歲冬初來叩軒擁引入卧內仰德彌隆謂感風眩瞻視或瞢我時聞之憂心忡忡神明扶護特在上穹云何不淑視天憂愛自聞凶訃億病疲癯奔赴未即增益哀恫茲焉來哭宿草枯蓬目擊感生悲愧交叢仰惟高義卓立吾東不淫不移展也蒙維正大光明如日曜紅今其已矣無復我翁真杯侑詞淚發盈腫不亾者存鑒此哀衷嗚呼哀哉

祭仲氏西川君文

嗚呼痛哉先人遺體四人而先伯先姊既已早世在世只
有我兄弟兩人而相依為生手足不足以擬其如而兄又
遽至於此惇惇殘形將何以爲心於餘生也耶以兄之懿
德峻行竟不食天之大報天道如何神理如何官一品之
宗而不得展素志壽六十之餘而不得究遐齡家乘世譜
起草五十年而竟不復於亂燬之餘義宅有志而莫遂園
亭郊墅皆有記而不得一日之享焉豈皆愚騃子弟所得
奉承遺志而可以繼述成就者耶雖晚歲蕭然獨坐於家
無所爲於時而舉世仰之士林依之內外門族不問親疎遠
近皆共戴若北斗泰山倚而爲重菴龜之靈山澤之滋其
有裨於世道家庭者如何而如山之頽如梁之故忽忽不

可以及焉則深悲大痛豈獨爲一家之私也亂離顛沛扶
扈日駕感動天心恢復三都勲爲第一記功鍾鼎鐵券將
成疾病乘之停謁閱歲必待病間 聖教丁寧聞者感涕
而竟不得延一日以留麟閣之形此又滿朝所共悲而
宸聽亦為驚痛至於行路愚智咸莫不曰元勳喪矣耆舊
止矣德人逝矣仁者已矣無問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淚
是孰使之然哉四十年抱疾之第一生長在呻吟之中而
每仰覲吾兄德容充粹神和氣盛又積德之厚為世所服
必受陰騭當享壽考不惟子弟之所恃人人皆以為信毋
意吾必先兄而兄何以為心於吾沒之後孰謂可恃者莫
恃當必者不必而使弟反為兄之不能為者耶兄則漠然
不知而弟獨含疚懷痛深酸永苦吾於平生凡有所不平

則必訴於吾兄今後誰訴於此懷乎兄病八十日矣精神
日益爽而眼目日益朗思慮日益精而笑語無減於平昔
雖疾痛之苦飲食之廢爲子弟之深憂而有所恃而不以
爲疑竟不能保其所恃終有如此如癡如夢之慟已矣乎
已矣乎忍焉哉忍焉哉天竟奈何神竟奈何兄竟奈何弟
竟奈何茫茫夢夢悠悠冥冥既無神而無信又孰徵而孰
詰自此未死餘年盡是思兄之日生雖復少活亦何足以
爲生之樂耶餘生無幾而他日果有相聚有同此世則信
乎其悲者有限而其樂者無窮期矣亦不知吾兄今日果
與先父母先兄先姊相聚而樂有如吾他日之所期也耶
其然乎已矣乎已矣乎自此豈復有一毫餘念於此生也
耶目枯口啞咽曾塞難聲之哭不文之言豈足以爲吾
兄亦已之鑑也耶已矣乎已矣乎痛焉哉痛焉哉

祭東岡文

東岡先生金公旅櫬遠自清州言歸故里用將鷄酒之奠
迎哭於路左嗚呼哀哉公寓西原我留木州各以病虺頽
言而不得相奉季秋之末余迫霜露之感將歸掃先塋而
歷訪焉青眼欣然一宿晤語既有明年偕返之約玩菊賞
園共登新齋恨不得以時裝就笑談雍容宛然有十載相
從之樂見公臞瘦喘促而神宇泰安眉目瑩朗歷敘舊事
如道昨日心切歎服愧非昏鈍所及孰謂此一別乃遂爲
平生之永訣也耶余以病不能即旋將留過三冬則便中
寓書請以開歲早還以續舊時之遊豈書未達而訃先至
素車丹旆翩翩遠臨使我白衣來迎而不忍爲之懷也耶

慘目疚心嗚咽難聲已矣此生其不復玉色金聲之相襲也父老咸集山川亦悽寒天朝旭觸目皆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哀哉哀哉

惟公家世世德之懿祖考兄弟俱茂行誼追公先考人品偉異師友真樂淵原有自世共嗟惜不滿年位乃克有子女一男四並皆有聞人曰不易惟公之生於第為季前人之賢公惟克嗣天資超邁氣宇溫粹水月襟懷冰霜風致溫而能剛寔天全昇恬靜清疎不為物漬自少至老未見憤懣臨事慷慨無所顧忌書冊之外一無所嗜夙承家學知所用志旋登有道提掖是被松柏之喻雷天之示服膺周旋惟恐失墜愈久益勵如新受賜景慕退陶常切欽跂伊閩正脉不出敬義孰復朱書不離造次其為文章精切

閱肆既登科第退而自闕泉石丘林唯意所恣世路紛華浮雲弊疑名聞上登徵召不置臺閣之重館閣之秘清官顯職無不歷試寵眷之隆滿朝寡二一時際會近古無比懇懇謨猷堂堂論議誠忠鯁亮追配陸贄尤嚴忠佞亦勤義利善類所慰邪黨所揣憂國雖切宦情如寄每官輒辭難進如避召命之勤求退之亟偷然一室脫洒外累其於世事澹若無意惟其所蓄群奸所伺力求補外暫效卧治難曉者理易謬者事不幸祠孽出於士類平生直道乃反為餌千里關塞三歲湘纍憂時戀主幾洒清淚時運不淑遭逢亂離遠追日馭親奉六轡義不辭難間關顛躓上劄昭寃追斥姦偽理直心公平若稱銚筆撲清霜聞者膽慄士氣以壯史冊增賁世亂稍戢初心盡遂抗章勇

退隻童單騎眷彼湖西棲息有地一向深縮如鳥斂翅寓
懷園圃花樂雜詩豈爲消夏爲此局戲節續綱目闡幽揚
邃將裨世教辭嚴義備惜也未畢留置篋笥眷眷向國不
忘寤寐公之晚歲人益恣睢或相嘲訶或肆譏甚公何心
執任彼僂媚唯有清議嚮公不匱望公再起卒究所施恢
張公論斯民是庇愛公無斁祝公珍誌天道如何一疾爲
祟惟此一老曾不慙遺士慟靡依邦增珍瘁念我於公契
誼深至綢繆密勿膠漆奚啻公之終始我實孰覲自我揣
公公無所愧每與公對飲然有視公惟梧擗我則棘擗我
惟鴛鴦公則騏驥與公而言如塵泛萼早春梅苑清香滿
鼻永日岡頭樹陰濃翠皓月揚輝白雪凝肯對案而食聯
枕而睡事變肯察義理精緻或相難疑或相覃思閭閻切

切樂甚鼓吹四十年餘倏如隙駟合散之幾間不容智江
渭渺然幾多興喟雖不見久人言豈貳相逢嗒然兩皆衰
瘁同還有約中心暗記不謂今者公忽我棄過孰我糾病
孰我刺我心之悲如失右臂祖奠在前親朋咸萃公何長
卧不舉一斛昔酌於公文酬共醉今奠於公空設酒裁若
壑之姿廊廟之器皎皎目前如接盜碎踽踽獨立不禁涕
泗冀格不亾侑此文字

祭金監察字容文

嗚呼哀哉戊申中春臣民無祿 弓劍莫追痛纏員幅我
時奔臨離家初宿驚聞我公遽爾不淑終宵傷歎有淚盈
目行不可回莫伸趨哭及我旋返老婦病革一家遑遑如
不終日公就寃寃無計臨穴遂繞一帛稽薦菲薄愧負已

甚悲鬱滯膈悼亡之餘宿痾激發杜門昏呻人事屏絕日
月颺逝公祥已及原念平素哀感交集公之昆弟人謂四
傑風度才華舉世罕匹亦有德業彪炳烜赫我敬我慕兄
事友睦胡壽之嗇俱僅逾六幸公獨存稀又加一謂享遐
齡至于期塋事竟不然莫莫誰詰公性耿介恬淡守拙公
德剛毅臨事不屈隱而不耀畢命蓬葦夫豈今時所可多
覲知惟我最愛惟我獨青春分義白首不易今焉已矣此
懷誰識力疾而來陳敘情曲神乎聽哉歎此洞酌嗚呼哀
哉

代朴廷璿祭金東岡文

惟公貌清而夷德溫而粹行全而淳學正而邃坦而能恭
和而且毅如雲之慶如日之瑞歷揚清朝華開日美風雲

際會在古不易堂堂正論凜凜高議林彼群邪慙我善類
謂將大用以究屨施如何天道竟不可恃邈彼長沙三載
憔悴開湖兩西苞陪顛躓終始孤忠松栢可比晚嬰沉痾
脫礙世累婆娑丘林身世若遺平生所蘊奠之大試嗚呼
已矣奄其後地六十光陰疾於隙駟君子失依小久益肆
士深哀恫邦增珍悴生之無似久襲益肆追隨往復講服
道義睽離曠問信問莫嗣今焉奈何音徽永闕想像清標
我心如墜聊陳薄奠文以代贄惟公不止鑑此誠意

祭柳西厓文

嗚呼哀哉念昔丁酉之夏與公相別於洛中雍容傾倒無
非憂國問時之語忽忽如今已為十有一年矣公在都下
猶時有起居之問及公南來音徽渺然中間僅一往復以

道其懷落落相望會合靡由及我來斯公已寢疾矣為趨
門墻之外一宿相問而不得成握手之訣一札數行詞懇
意切三復感歎情不自已數月之間雖未嘗不以沉病之
劇為憂而亦未嘗不以神明之佑為之祝矣孰謂邦國之
不幸乃遽至是哉四十年相識之契今而已矣端重之容
簡靜之操精到之見清脩之行不可得以復覩矣望公拜
起卒究所蘊使斯民而蒙澤者實朝野之所共而竟亦莫
遂寧有徵於蒼蒼之有信矣乎珍悼之悲豈但為吾私哉
既不登公堂而承晤語之款而乃拜公窆而冀菲薄之歆
顧瞻悲原我心如何惟公不亾庶幾來聽嗚呼哀哉
嗚呼公之精忠至孝盛德厚義昭在人耳目史冊書之後
學象之何必鋪張稱道而後可信也哉我之來此值公寢

疾聞公病中聞我之來謂某適來而我病或痊暖春和日
當有會合雍容之樂而公願未遂公病已革使我僅一問
於門外而竟至遂護公喪平生相愛之誼暮年多感之懷
已矣無以自遣其終為穹壤難泯之恨哉且公喪在堂切
擬重伸一奠之哭况公永歸執總紼相送者豈非至情之不
自己者耶積病沉呻之餘忽致有危迫之候深恐在官溘
然為吏民羞再伸乞退之狀未被請罷之 啓屏伏痛楚
百病交劇莫既莫躬穴亦阻臨痛纏心膺五內俱撓人間
有憾孰比於斯渺渺傾馳有淚如瀉惟公有靈尚有以鑒
此哉

祭金士華文淵哀

公姿真率公量樛然閱畧世務曠若無辜本然之心不喪

而全而孝而友皆出於天爲於自守不爲物遷固窮之節
無愧昔賢隱而不耀沉伏志專平生性癖唯在林泉樂此
一區有羨伽川松下幽阻獨自盤旋未嘗與世爲好惡焉
七十人間無惡無愆遭時亂離載頓載顛遷徙轉輾湖海
之邊如何不淑世忽斯捐旅寔異鄉逾十餘年幸其身後
家有守甍拚死經營克卜新阡扶襯遠返丹旆雙翩凡在
相知孰不涕漣惟我於公早荷知憐亦既接隣相愛之偏
青春素秋水涯山巔杯盤何有野葦川鮮話或論情詩或
和篇追惟往事渺若風烟我心之悲如噎在咽欲自黽勉
一哭几筵爲病所掣莫趨靈前寄誠借拜尚歆鑒旃

祭朴德凝文

嗚呼哀哉余少之時取友乎一世其所友之者雖不一其

取而至誠相愛要以道義相規者蓋不多見乎其人也從
遊三十有餘年而情敬兩至始終不替惟直惟諒必以古
之君子之交相期此豈今世之所有抑求之古人猶少其
倫也余亦用是愛公無斃敬公不已結爲兄弟之契其所
以托之膠漆之分者愈久而愈深要之質之在神惟公有
清霜之標有馨蘭之槩其操確其履端溫溫雅飭之容懇
懇惻怛之誠藹然一出乎天真其獨處也終日而不解其
曾次則蕭洒而絕塵視人之惡猶鷓鴣猶糞壤樂人之善
如瑞鳳如祥麟若乃處家庭而躬孝友之行則勉勉以古
為準臨取舍而審義利之辨則斷斷惟理是循此皆公日
用人所共見之行至於其中之所存所養則蓋有人不得
知而孜孜乎其日新自悼夫生此遼荒百代之下其可憂

而可歎豈但曰聖遠而言湮惟吾東向來諸先生之有作
使後死不昧於所趨斯其為幸甚吾又何疑寤寐興言不
忘乎闕閔謂為學工夫不過知行兩端有如鳥兩翼而車
兩輪豈唯所以自勗者每在於是亦未嘗不以對者而諄
諄不鄙余之庸虛面講書傳或謬許以咨詢此余所以常
畏公而自視歔然懼十駕之不逮縮縮乎如有所不伸謂
公宜益閑而益肆以深造乎遠大則其於古人之闔域將
何所乎不臻使公雖不能出而有為惠澤徧及於斯民猶
可以處而自守自保為席上之珍夫何人事之不可期而
所志不遂十有六條之血誠僅得一顛於 楓宸蓋嘗馳
驅兵馬之間奉符搶攘之際鬱鬱皆不得自展則竟奉身
而遂巡水循除而澄綠山逸舍而嶙峋整幅巾而端坐靜

無事於昏晨南土鄰於醜虜不可居也又何懷乎故鄉隨
分占取亦足以安此隱淪 朝命踵門雖未嘗有歲月之
虛我心不然期永矢而沒身一疾沉綿五載六載而不瘳
竟忽至於不淑茫茫莫莫孰問由於蒼昊豈但知名之悼
恨雖行路亦為之感輦矧我之愚病將莫為之箴過將莫
為之督則其所以深悼長嘆者寧可自己於彌月連旬自
壬辰亂離之後朋友之凋零益甚而殆無有餘存則每與
兄往來書札未嘗不為之嗟恨而悲呻又與兄相去之遠
渺無會合之便至於十有餘年之久則落落相望懸懸徒
抱無涯之懷有同參與高之各在天一涯而莫由相親猶
望兄舊疾之既間而遂故園旋返之願則青眼相逢握手
團欒商量舊學講說新得兩不辭倒稟而傾囷公既棄我

而逝焉已矣奈何今而後踽踽孤懷又復為誰而陳念昔
洛江之泛舟松林之賞蓮檜澗之遊松庵之會與夫玉山
東岡之信宿今皆為古迹矣尚忍言哉蓋於其時朋友之
相愛者尚多在世追隨不輟互為主而為賓乙未之秋余
疇命來過故山與兄相遇而別於開津之上把酒披懷
日已向夕而猶不忍別兄其記斯事耶我是兄非論議參
錯眷眷鄭重之懷彼此均也孰謂此懷之終為永訣而使
我抱無窮之悲辛余復何心於此世也死亦無與生亦無
鄰也兄櫬返鄉今已兩月而尚不能來哭於靈前至於馬
既鞍矣而猶不能自振甚矣吾衰也億卧窮山幾悲想之
徒煩荒園寥落無所眺聆唯有墻蔓覆沒林鳥鳴春瞻素
帷而哭拜想笑語之間聞誦益詞而奠杯淚不禁乎沾巾

嗚呼哀哉

祭貞敬夫人河東鄭氏文

嗚呼嫂之葬今四十有二年矣去冬仲氏去世而遷嫂之
窆與之同原者實仲氏遺意則謹與孤姪孤孫輩同議以
遂仲氏之志追惟小弟愚騃無狀未及拜嫂於堂今者得
覲遺體親小斂焉復念嫂有一兒在孩而嫂不獲見其戲
嬉兒既壯成而早世得有諸子諸女猶足以享吾兄嫂之
遺德其不為悲中之幸也耶耐奉有期幽宅方理恭奠一
罍敬薦潔誠

祭李松巖遠慶文

嗚呼天既付公以孤特峻潔之姿獨不畀以期髦耆耄之
壽以成其遠大之業者何也天既稟公以超越卓犖之才

獨不假以官職爵祿之位以展其奇鬱之抱者何也將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善惡禍福壽夭仁不肖各異其性所賦有偏所受不全得乎此則不得乎彼得乎彼則不得乎此者耶夫何如公之善且仁者乃不得其壽且福者而世之壽且福者或不得如公之仁且善者耶所謂福善禍淫之理終不可信而夷窮回夭乃反為理之常而亦不足為怪也耶何天之豐乎公者如是而畜乎公者亦如是耶天之所以如是理之所以如是固不可詰於今日而我之所以悲慟慘惻於今日者何可忍言耶居家則躬孝友之德處世則盡晦默之道固非碌碌後生所可跂及其萬一而憤世慷慨之懷好學勤懇之誠吾復得見於斯世耶長對豈蘇之空益勵清苦之操想公雖在九原應不有一分遺恨

而婚嫁未畢妻子靡依鶴髮在堂脊鴿悲傷不知在世朋友將何以為心地耶遇堯舜清明之運志嚴陶遜世之節玩心林泉下視舉世區區場屋豈吾兄所性之所存而豈復更有知吾兄深意之所在者哉至於兄之所以為一生長痛永傷之地而終不忍為人言者吾亦豈敢盡言於今日耶僕之姨母歸于公之叔氏趨拜眉宇自未弱冠僕宜以文人之行待公而公不以弟子之列視我結為忘年之契情深爾汝之分永夜虛堂長晝明窓其所以披肝照膽兩相無隱者追思今日耿耿盈耳從事末文昧於大家乃公所以不屑夫後學之所為而抗志高明不拘小節實僕所以深歎夫先進之所見也昔我在疚疾病顛倒委卧人家與死為鄰而公不能一來相見當是時僕豈敢疑公情

有所未至而然耶固知公之懸懸未忘而又憐公家貧不
得以出入也去冬免喪幸保未亾之軀得全險釁之喘庶
幾一奉清範面許酷罰辛苦之狀孰謂公遽捨我而忽忽
乃至於斯耶嗚呼公之喪也既不能聞訃而即來其葬也
又不得臨穴而寓哀遲遲一哭尚在半歲之後不孝不信
孰有如我之無狀也哉含悲包羞落日始來白草空山霜
風淒瑟恍焉精爽如接目前嗚呼淚有涯而哀無窮辭有
既而情不盡不亾者存其尚能有以知余之懷也耶嗚呼
嗚呼奈何奈何

祭徐行甫文

寒岡病人鄭速以亾友樂齋先生徐公行甫拜甚將盡於
明日不任悲迫之至略將菲薄令孫兒奉奠于靈前公初

厭世僅逾一朔而忽遘風痺之疾右一邊全枯遂為杜門
長卧之人賤蹤不獲近於几筵之側瀆死之中惟有一念
徒往來於平生追隨之樂自此重逢於地下固未卜其久
近而在世之日則斷不得更覩儀刑而承講劄之幸矣滿
世相愛零落已盡惟公獨存而公又至此踽踽無與病懷
孤苦已矣已矣亦復何言念公清曜之容樂易之質勿勿
之誠休休之量其復得見於斯世耶孜孜力學勉勉求道
淹貫群書雖甚病而猶不輟聚徒講學樂而忘憂此為公
一生進修之功而病生之所以欽想愛慕願窮年相從而
得資其警省者也古人所謂病孰歲而過孰督者寧不三
復歎誦於今日而為失聲呼痛者耶我遭回祿之厄公嬰
沉痾之疾自力馳往慰諭懇至仍請移卜必欲接鄰既就

新居鳩巢未成則力疾冒寒不避村店之踈虛日夜同其
寢處而又結小齋於俯近爲永好不離之計或採於山或
漁於江尋芳野外賞花林間未嘗不同隨而共樂又有東
村莫逆之友而爲我左右之契孰謂一年未訖而俱失左
右吾又落在半死之中世間人事之不可期果如是我潛
思此理亦不須長吁而道不得同憂學不得共講甚於未
死之前安得不爲之深悲而永歎也哉病中口呼辭不盡
懷山肴一筍詎盡哀情惟公不亾尚鑒茲衷

祭宋學懋文

嗚呼學懋而至是耶吾病在床今十朔矣轉側不能自由
匙箸必須於人痛楚沈呻如不能終日公每見訪未嘗不
感乎其悶焉吾亦自謂必死而不謂獲保至今也亦不謂

公之康寧無恙而乃反使我遽忽哭之也事之不可期理
之不可知其至是哉自孩而壯而老三卜鄰並尊蒙知許
惠好已深游從最久磨礪相長憂樂必同唯期永世寧知
有今日耶其爲痛惜之至豈但古人青春白首汎然之云
哉家庭孝友之行實有古人之風朋友相愛之誠不以窮
達而變安於儉素而不樂紛華薄於榮利而不肯冒進臨
事盡心則雖難不辭聞義必爲則雖辱不避此皆僕心所
敬慕而罕見於今世者也今而後寧復有斯人也去夏哭
樂齋今又哭夫公垂死病中情有可以自抑者耶設使僕
不即死而少延性命將誰與晤語而有處世之樂哉瞻望
銘紼一盃奠躬忍疾敘懷心焉如燬嗚呼公乎哀哉哀哉

祭尹判書文國馨

嗚呼哀哉昔者歐陽子祭蔡君謨之文曰以榮名顯仕爲之養以金章紫綬爲之孝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又何甚不幸也余於是未嘗不慨然歎人間哀榮之不常矣不謂今者乃於公而復以是哭焉信乎行路之人皆爲出涕况於親戚朋友乎况與公交最久而相知最深者乎古人之言初非爲今日道而事適與相符始知今日之悲古人蓋已先嘗之矣嗚呼死生常理哀樂常情理固難免情固莫禦而其有幸不幸者莫非命也惟達者不惑焉余既知公之深矣人間此事在古尚然吾知公之有以自慰吾又何嗟矣乎嗚呼余與公生同一年念昔十有八歲之時我仲氏自洛抵鄉示余

以公所賦相送之詩而盛稱公俊邁秀發深諄博厚得於天稟者爲多余未即命駕獲友而神交已定心契已熟傾想愛慕之切不減於合席同堂之歡矣世故差池相接既晚而襟期之合情好之密又豈與竹馬久要爲之較量也耶俯仰三四十一年之間雖聚散離合之不一而氣味之相親意見之莫逆則蓋愈久而不可以間焉也公與吾仲氏早同游學晚同出處青春白首情敬兩宜殊非今世所謂朋友者比而緣我不悌頃爲仲氏所捐棄公實憐我踽踽而我亦知公之不忘於吾兄每與之相見未嘗不言吃吃而悲戚戚也孰謂今日使公不復悲我仲氏而吾獨以公之悲我仲氏者而悲公也耶我於仲氏既長抱無涯之痛而公又使我有此今日之悲嗚呼我於此世其復何心也

耶嗚呼公之偉德茂行閱量敏識寧可得以復覩而精忠
直氣碩望遠期已矣無復乎云爾矣嗚呼往於戊申之歲
余在洛下公為之累訪開敘雍容傾倒惘歎或至於日之
夕而忘歸安知此其為永訣焉而清躬丰彩不復得以更
對也耶嗚呼位至雕金非不顯世享迫稀年非不壽考而
人猶以位不稱望壽不滿德為相知者之所悼惜此豈非
古人所謂在公無憾我意不充者乎江漢渺渺嶺嶠迢迢
一觴不躬長慟莫瀉此其為恨又孰知歐陽子之所懷也
哉千里敘哀情馳若飛惟公有靈其尚有以鑑臨也哉

祭尹慶州文

嗚呼哀哉惟公資稟明敏器局端淳溫良雅潔出乎天真
早歲嚶嚶追慕古人篤慎自守接物持身家庭制行見推

明倫名聞藹然上達 楓宸命教王子涕流之濱我時作

宰待公以賓稟始識公趨向之醇公於勢利如越視秦一
心吾學言必關閩尤謹於禮懼不克遵公不我鄙有疑必
詢我慙謏聞無以傾圉情義日親切切閭閻再歲于彼閱
夏經春風前小樓衆壑嶙峋月下短艇一水裔淪春山堆
錦秋江躍鱗未嘗不借羨景良辰公有遺恨早喪嚴椿竭
誠專精敬奉慈親樂心養志不懈昏晨知公移孝合作
王臣心乎愛矣話必諄諄別來幾許歲周一旬青眼重逢
越在戊申莞爾一笑積懷獲伸居不甚邇枉駕即頻弦矢
旋分我回南輪前後隔闊思想維新時憑鴈足共倚志志
公又來牧東都之民乞養獲遂聖主之仁公我交喜相見
有因地豈不遐視若鄉鄰信問相續辭說循循我適過公

公設華茵公再來訪披我荆榛每聽良晤剝落襟塵惆悵
相與不設畦畛竊恠來書有憂采薪如何函問遽忽來臻
聞言怛悼久益悲辛遺孤在孩鶴髮如銀官一何崇家一
何貧云亡之歎朝野惟均况彼遺愛會哭銜銜旅櫬跋涉
崇嶺巨津喪無所托只有昏姻萬事已矣誰詰蒼旻豈惟
雅懷素月青筠晚好脩姤秋蘭是紉今於何處獨乘麒麟
昇彼帝閭為席上珍俯視人世拯溺亨屯遊戲躡躡曠漠
無垠豈應埋沒與物同湮公有舊庄驪水西滑謝笏他年
深衣幅巾於焉抱經婆娑逡巡此顧莫償孰瞑其瞑五年
風痺長卧沉呻素車莫親潢潦代陳略道始終格公有神
公其起聽饗我精禋嗚呼哀哉

祭李景發文

嗚呼哀哉景發其至是哉溫淳之容不可以復覩而信訥
之音不可以復聆也耶行著孝友心存和厚立志慕古閉
門獨學此皆非今世之所易見者遽嬰疾病齋志沒地遂
使鄉黨州閭莫不咨嗟嘆息以為一鄉之善士已焉而親
朋契友為之流涕嗚咽永慨此世無復有斯人也此固景
發志行之取信於人者而其不得顯揚展布之恨與身後
無托之悲則又不足為景發言也老夫之獲知於高門蓋
累世矣於先人曾有同門同志同庚連衿之誼棄我而先
使我常懷破琴之嘆猶有君之兄弟謂可以托晚契而修
舊好今者君又至此老夫之懷其又忍言也耶感念今昔
肝膺如摧一觴之醑用寄深情神如有知尚識此意

祭呂添慶文

嗚呼君之死去已三載矣僕之來弔君一何如是之遲遲耶僕之於君平生交契寧待言而後信哉蓋於己未之歲始見君於鄉校而厥後與之同其遊處磨肌瘦骨未嘗少離者四五年而至於泚來追隨亦未嘗累月不相見者其來又十有餘年矣雖不以道義相勸而其爾汝從遊之好則情義之密固不可以尋常論也頃於戊辰之歲僕罪惡不減奄遭終天之痛而家貧之甚將無以為喪則君大出財力以為不可以不相調救於憂患罔極之中僕於是益又感君前日所謂交遊之分非但如世俗拍肩執袂於飲食歡笑之場而已也此在學者猶或難之則非君之所得獨厚於受生之初者其何以若是耶君性氣魯鈍自謂事不如其人而其臨事措斷悶窮好施之義又如此則又

不知公不如人乎人不如公乎僕亦不可以私恩諱公而公之所存之寶其不可掩者如是故許公之如是也謂將益敦前交而往來不替也孰謂公忽忽一朝而乃至於此耶且近來公之一家禍患之慘有不可忍言者不知公有何所負於造物而造物之所以待公者至於如是耶嗚呼人間薄命自古而然不幸而夭折如君者必有之矣不幸而無子如君者必有之矣不幸而兄弟零落如君者必有之矣又不幸而夫婦一年俱逝如君者必有之矣又不幸而百年宗祀一朝無托如君者必有之矣至於三不幸四不幸五不幸之同萃於君躬而使人見之不可忍言之不可忍者則自人間以後又復有如君者乎僕自君之亡或於中夜每一念君之事未嘗不悲歎憤鬱之甚有至於不

能成寐者此豈但朋友之情而已哉蓋深惜夫公之不幸之甚而亦以暗訟夫何以至如此之極也嗚呼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悲也夫然自坐無狀尚未能一將菲薄之具一敘悲哀之情一哭寢門之外此雖曰無主故宅不堪忍覩無托雙魂不堪忍酌疾病殘身不能振發遷延世故不能擺脫而逋慢後人之嘆實為吾平生之遺憾也嗚呼昇君之堂而不見君面奠君之靈而不見君餐其又作文而告君者君其有知而能聽也否乎秋風落日薄醪空傾鬱抑餘懷有萬難言

祭朴君美文明彥

嗚呼繫君之生資稟剛良幼被嚴訓導以義方其在髫齡就學東岡早失所怙孤苦涼涼侍奉慈親恪慎暄涼謂我

先契敬恭趨踰我亦撫視子姪同行戒以毋忝勗之勿忘君於我言聽不尋常勉勉不已可期立揚時運不幸海寇蹂梁兵火累年歲又凶荒俾君始壯遽忽云亡托殯烟山閱幾星霜拚死奉返有惠嫺孀先塋之下永安其藏追惟尊府恬靜慈詳脫屣世累清德雅量未獲壽考士友所傷有子如君亦促其歿悠悠此理孰斯主張天道苟然莫詰茫茫疇昔之時我在瀛鄉弔祭奠伸悲蘊心腸今又老病杜門溪堂瞻望疚懷有同初喪何以致意薄奠是將文用追敘君其來饗

祭鄭平甫文

嗚呼哀哉昔我亡友晴暉處士於我分厚兄弟相視厥有佳壻曰惟公爾持身端謹志行俱美翁甥契合不翅半子

我亦於公一見即喜公之待我思以盡已公之信我如有
 所倚我故愛公道以義理君子之學必須近裏所貴為儒
 不但擊毘唯在懋實必先踐履志期遠大功惟積累我之
 有言公必傾耳惟懼不克不我為鄙勉公發軔望公千里
 公之不幸乃於斯止追惟公心公心如矢公於論議無所
 苟矣非必曰非是必曰是不以時變不以物併亦不與世
 競不臧否惟內自守其介如此公於孝友常益自砥生養
 死葬以及祭祀常思不足以為已耻所以家行可範可執
 觀世悠悠孰與公似不曾小試殉身以死繞盈回旬一病
 不起宜壽而促莫究所以亦莫由問蒼蒼之彼一觴奠公
 略敘終始公其聞乎我哀不已嗚呼哀哉

祭郭德修文

昔先尊公來聘我家我時童騃未齒其牙嬉戲踈狂山麴
 野嘉猷被賞識謂猶可嘉收拾撫摩愛余偏加及既有識
 自慙井蛙公不我鄙導正拂邪清誨琅然聽若琴瑟自公
 視我倚王之葭第畜兄事如蓬在麻其何敢忘恩德罔涯
 君為家兒有蚤其芽肆我於君情鍾不避攀裾追逐自君
 鬢髻我視子撫君亦視爺骨肉之喻言實非誇愛君質直
 惻福無華友愛深篤庭訓不差內葆實行弗競外詳安於
 儉素不樂侈奢余嘗勗君盍懋修姱清晝靜夜秋月春花
 或者蔬果或饌魚蝦晤語忘倦如癖得祀君於經學矧發
 鏤錙從試有司名屬三巴為養乞縣自力勤樹治尚寬柔
 不事鞭撻民用愛慕無敢痾瘥見幾即退何待盈爪蕭然
 來返故山烟霞分甘菽水魚或躬又甘旨不給嘆彼於鴉

親朋歡娛或相邀遮方期遠邁前途尚賒昨者聞君偶感
孟蛇如何遽忽厭世紛拏甲子一周過隙之驛宗姻痛泣
行路悲嗟九袞偏親孰扶筇丫濱死弱妻病不勝髮身後
家事有同搏沙况我世義相依輔車念君丰姿秀若春葩
今於何處獨乘仙查超然高舉俯視淫哇積病老夫病縮
如蝸一莫莫躬遣設香茶言念疇昔有淚橫斜不亡有堂
其歆也耶

祭盧世一文

嗚呼汝父新聘而吾姊氏奄忽下世汝兄弟三人既生而
長在汝父膝下俱無子弟之過余未嘗不為汝父為之慰
幸而悵吾姊氏之不見也汝少育於余頗穎敏可教余尤
用愛撫而願汝之成就也汝方長而遭值亂離未得用力

於文學之事遂就弓馬去年與汝兄俱登虎榜雖初非父
母之願而亦足以為一時之榮而慰父母之心故余頗又
以為喜也旋聞汝罹沉痾使汝父母為之憂余紆往見之
而猶不料汝之竟至於斯也嗚呼汝何以遽忽如是哉汝
內外父祖俱宜有餘慶汝父母亦未嘗有不善之事而使
汝至是信乎天道莫知而人無所勸懲於為善惡矣念汝
父悲傷之深思欲一往哭汝之靈且以解釋汝父之慟而
病深路遠莫由自致聞汝葬有日不勝其悲惘聊寄一奠
以寓余哀汝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無知則已有知則汝
何自忍於汝父母之彌痛也耶嗚呼死生有命脩短難常
自古而莫不然亦復奈何吾以此慰汝魂而塞汝父之悲
汝之有靈尚其饗之

祭李原善文逢慶

公昔授室于我從母于時我稚竹馬趨之公不我棄撫摩以手我之視公視猶親舅長而隸業隨公之後山舍鄉齋羹藜飯糗春壇咏詩秋堂酌酒笑語團樂有懷必剖我之進言公亦虛受會合稀闊落垢塵白每發公書如奉左右今于幾何三十年久嗟哉公乎命之不偶夏明夙喪在盆繼扣文不成名年不得壽半世坎軻曾臆生阜晚遭大勵形槩面黝百病萃之萬事何有係縲之厄亦非自取得失之美誰問塞叟少年氣豪多君子友歲晏齟齬羣小共狂嗟哉公乎數逢陽九公於神理有何所負於賢不足可薄或厚杳冥若此亦復誰咎黃髮孤兒青鬢孀婦淒涼堂宇冷落戶牖殯既落塗車既飾柳我來哭公拜手頓首炎鷄一隻漉酒一斗誦言以侑公聽乎否

祭權太師墓文

伏以我曾祖清城君夫人李氏之曾祖全城君夫人文化柳氏外祖考醴泉府院君文坦公府君實為我府君之後則府君外派一脉實傳於不肖之身感先追遠之誠豈有內外之分哉老衰餘生幸此叨冒久擬省拜塋下而官冗多端身疾支離遷延荏苒時月屢變已決辭歸病不能自力令半刺代奠半刺亦我祖外裔則誠固無間而如不祭之憾則實有所不能自己者惟尊有靈尚克鑑饗

祭外先祖金忠烈公墓文

伏以偉勳盛烈彪炳史冊為我東後死者之所共瞻仰況我孱孫獲忝外裔永嘉郡夫人以府君孫女適我清河君

府君誕生兩子雪軒雪谷兩先生文章風節揚礪百代遠
以雪谷先生之後適奉安東之命準擬展謁瑩下以遂平
生想望之誠而願永及遂遽將病歸以士信為雪軒先生
之後世居同府遣令代奠誠以一氣所分彼此無間而吾
不自與憾實深於不祭之如祭引領松楸悲感增深伏惟
尊靈有以鑒而臨之

告先墓文

伏以遠奉職成川退寓橫城曠省松楸已成七載茲牧忠
州始來展謁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對封塋不勝感慕

告六代祖妣貞順宅主樂安金氏墓文

伏以遠頃者出牧忠州猥忝校正廳堂上祇受 朝旨乘
駟上來 恩出非常慶由舊積憂慙之至如不自勝茲適

墓下益切瞻慕之深謹將庶羞之奠略伸薦告之忱

屢蒙 誤息不容三謝既謝之後辭不得請今赴安東之
任來省封塋所居隔遠未獲守護致令野火殛燒不任惶
駭之至謹以酒果用伸慰安之悃

祭外先祖判羅州牧使墓文

於我顯祖仕躋高秩再判州牧亦莅茲邑念此一區衣冠
所歲後生無徵厥由莫詳子孫零丁香火孰奉寂寞空山
野草荒隴速也小生猥忝外後幸具承乏冒奉印綬擬空
來省豈忘寤寐公私多掣久而未遂速令被召紆詣墓前
瞻對想慕感愴淚漣敬奠一盃敢告以辭仰惟精靈庶歆
於斯

告寒暄堂金先生墓文

伏以速以不肖猥奉餘訓奉職于朝或仕于州府或退于
外爾來八年之間未獲瞻省松楸今值雨露既濡之節敢
伸謁於封塋之下不勝感慕

祭退溪李先生墓文

惟我東土地偏以荒土不知學惟聘詞章寒暄有作繼則
靜庵始以道倡斯文指南猗歟先生稟精光岳夙慕前修
功專志確明誠兩盡敬義夾持體用俱備莫之或遺雲谷
塗轍先生是嗣後死有賴百代不墜速也小生幸早及門
提掖之厚敢忘隆恩惟其魯莽白首無憑願省平生慚悼
何勝披省宿草如奉儀形一酌薦誠庶格冥冥

祭一蠹鄭先生墓文

箕疇邈矣世道日昏文詞是尚孰泝淵源於惟先生與我
寒暄志同道合晦庵南軒後死有聞伊誰之思東土百代
永不敢護述也小生早服格言老猶頑愚莫窺其藩瞻拜
封塋精爽如存用將一誠敬代蘋蘩

祭南冥曹先生墓文

昔日高堂爛若日星清通洒落激發風霆今日空山宿草
飛螢寂寞愴怳靡接靡聆愧此不敏煩污誨銘頑質猶初
歲月摧零言徒在耳怵惕何寧撫省松楸感傷儀刑精爽
竦臨若昏而醒跪拜陳辭山月將冥

泰山一類歲月于荒忽焉三紀倏若電光既經亂離觸目
悲涼人心一壞世道堪傷盛德高風愈久彌彰有山峩峩
有水洋洋渺余小子白首迷方平生悔吝回首心茫桑榆
欲勵志力不强孤負厚望愧汗霑裳宿草空山古木蒼蒼

精爽如存先生不亾追惟舊陪感淚盈眶潔誠為羞敬薦
一觴

祭德溪吳先生墓文

伏以一違松楸三十年餘重來此日感淚盈裾舊時門徒
一皆空虛齋庵學舍盡為丘墟幸免一死唯我荒踈昏衰
癯病為世籩篠踽踽孤懷如鬱不舒落日空山倍增欷歔
念惟舊教匪巫匪徐血誠提撕偏深愛予羹墻敢昧心目
皎如常恐不克誓毋負初敬奉一觴巨肉邊蔬莫知我悲
草木禽魚

祭金鶴峯墓文

嗚呼惟公資稟粹美剛毅子良德襲春蘭標揭秋霜孝成
于家行著于鄉早就有道得聞大方立朝事君譽謬堂堂
奉使異國大節彌彰死生在前神色陽陽及遭亂離忠憤
激昂一道風靡義氣橫蒼濁浪滔天公以手障忠義骨髓
道理心腸古人此言公實承當諒公所存無愧綱常惟其
雅意釣水圍岡莫遂徑逝孰質茫茫惟我於公砥礪琳琅會
合雖稀愛慕何忘老衰以來莫接清揚其忍為懷宿草荒
涼撫省平素悲淚盈眶何以馮誠用奠一觴略敘其情庶
格不亾

祭宋新洲墓文 師順

伏以時運不幸島夷跳梁屈指如今已十餘年而鄉閭小
子始還故里則山川依舊人物俱非滿目悽慘有不可言
而先生堅貞之操溫毅之風亦不復得可見矣披拜宿草
感愴盈襟聊陳薄奠用伸卑忱惟靈不亾尚其鑒茲

祭黃錦溪墓文後良

先生天資清秀才華超備篤學之志晚而愈勵及到吾州
導迪後生至今士子感戴遺化久而不忘况我愚生早蒙
知獎其所以期許愛予之意蓋出乎尋常雖以疾病昏惰
未嘗實用其力老而無成魯莽推頽長負慚悼而一生欽
承思不敢失墜者則又何可以自己也耶佳城之下今四
十五年矣寂寞空山宿草淒涼茲馬來過敬奠一觴感念
疚懷如不自勝惟先生之不亾其尚有以鑑饗也哉

祭朴斯文墓文漢柱

述自早歲幸從先進竊得聞先生之風而有以感慨於中
既又從事吏役奉符昌山蓋先生曾所遺愛之地深愧不
敏無以克承餘韻茲又試郡於此聞先生之墓宅在焉方

以始至告謁先聖不及躬致禮於墓下擇遣一鄉之士伸
告平生之忱至於封植護守之宜敢不特加修飭使東西
行而過於是者有以嘆尚興起於清忠不撓之操也耶
謬膺朝命假守茲邦聞公墓宅在弊封之內即遣士人
致祭告誠以伸平生景仰之意凡在修護之道不敢不用
其謹蓋欲公忠蓋之節表章於斯世而使後來之人知有
所登起此在長民者所不容已焉也即事之始謹將酒果
具以告焉惟公精爽庶幾鑒饗而無震驚焉

祭郭草溪墓文

孝友之資忠信之質溫厚之容懇確之德好善之篤在今
無倫制行之醇於古罕比父母兄弟人無間言出身事
君忠勤並著亂離盡職心力俱殫嗚呼奈何一疾莫救仁

壽理爽福善天茫速也小生幼蒙撫育情義之際骨肉莫如平生瞻依有同喬嶽分離南北死生莫親几筵之前既闕一哭來披宿草十年如今悲感纏骨慚慟兩極精靈如在尚歎卑誠

祭星州牧使金公墓文克一

公昔來莅我州至於五年之久其間往復相厚之義實出尋常晤語之款盃酒之懽蓋不可以數計而至今思之如在昨日今三十有餘載而清標宛然心目耿耿何可以忘焉哉今者適叨本府而疾病沈呻之中不能撥煩一就拜於瑩下辜負相厚之情慙嘆恒深而復嬰危迫之疾令將歸矣不免遣人代奠惟靈不亡有以諒此之懷而庶幾歆鑒也哉

祭趙月川墓文

惟公天資質慤性又簡率早登師門深蒙許不為信不憚晚守愈確比之朱門其庶乎老友之西山乎陶山輟響今垂四十年矣記誦詞章之習為世通病其為已近裏真實用工之人蓋未多見惟公毅然獨存為士林所倚重而儀刑者奈何不淑遽忽云亡不慙之悲遠近所同念我愚昧幸早相見於門下以其年德之俱高而心竊景慕雖以相去之遠近者二十年間渺然一不得相奉至於書信之間亦斷絕而不通然而一心傾溯實未嘗不往來於月川之下矣今日之來舊容莫接皎皎心目如在左右撫想今昔我懷如何奉奠菲薄用寓一慟惟神不昧尚克鑒饗

祭李鎮川墓文弘宇

孝友著行忠信積中溫恭閎厚長者之風昏姻之契兄弟
之義磨礪切磋情敬兩施四十年餘千里邈矣一奉纒訖
竟不哭極宿草今日此懷誰究想像精靈洋洋左右

祭堂叔李公墓文忠俊

積善餘慶古有斯言源深流遠本固末蕃惟我外家德實
世敦揆之常理宜多子孫天道莫謐孰詰其原吾祖嗣絕
已為深寃舅有三子寶若璵璠舅有壽考鄉里共尊佳辰
令節奉壽椿萱亦足為榮歡饒門垣日夜所望張我衰門
亂離數載闔家俱魂淒涼象塚伽水之濱我自幼少居幸
接村撫摩之厚敢忘舅恩時事艱危西馳東奔荒草十載
尚闕一樽慙悼恒深世故寧論今焉來拜淚淋聲吞冀鑑
茲誠不亾之存

祭金松菴墓文沔

孝友之敦問學之力嚴毅之質峻偉之姿杜門積功古人
是慕累徵不起起又旋還出處之間惟義是勳時運不幸
醜寇跳梁獎率義兵激勵士氣敵王所愾藩翰一方如何
蒼天長城遽棄軍民失望後學失依殄瘁之嘆曷有其已
惟我不敏猥忝切偲交契之深愛好之切東西渺渺死生
莫親十年于今來奠宿草一酌之奉萬斛之愁兄之亾
倘鑒此意

祭郭存齋墓文趨

嗚呼人固有一死死非人之所免而幸不幸存乎其間死
於可死而無媿乎本心者是得死之正理而為幸焉死於
不必死或可死而不死反之心而不能無媿者是不得死

之正理而為不幸焉然則養靜之死其惟可死而死得死
之正理無媿於本心而為幸者乎其惟為吾道之光而為
在世朋友所共增氣於悲傷痛哭之中者乎養靜之為人
淳龐而閎厚溫愨而寬平朋友之所共稱服以為不可及
者而養靜則常歆然自以為不足益求所以進進不已蓋
養靜之學所造實有朋友之所不能盡知者當壬辰之變
與平日相許士友共倡義兵辛勤顛沛以抗一方屹然為
南中有人已足以聳四方之聽而為後世之所追想矣及
丁酉醜寇之再突則獨守孤城於窮山主將潛遁於半夜
萬兵盡潰而無存安坐待賊凝然不動左右親屬力勸始
避而竟無回撓之意從容不屈以成其仁至兩子同死而
女子子又復死於其夫忠孝節義凜然俱著一代綱常之

義遂盡出於養靜之一家不惟養靜之死處得其正理而
無媿乎本心抑兩子一女之死俱無媿乎其心而皆得死
之正理朋友之傷慘罔極者如何歎息增氣者如何也僕
之追隨相愛三四年矣切磋磨礪之益豈尋常交好之
比哉遊宦千里雖臨風長痛者不勝五內之如割而尚未
秉一炷之香以寓平生之懷宿草今日滿目悽涼追思疇
昔笑談之樂琅然精靈如在左右嗚呼養靜奈何奈何嗚
呼養靜其實有不死者存焉顧豈不為幸甚而增吾道之
光哉其與悠悠媿飛於劍鏃者不足相較况可死而不死
者類其又奚說哉

祭權忠定公墓文檢

惟公峻整儀標弘大器局志氣堅確學行淳篤正色立朝

無所回曲至誠愛 君密勿啓沃適逢時變姦人肆毒臨
亂忘身奮前直觸凜乎撲霜貞其如玉三遷遠惡風雪寒
酷公乃怡然處窮如是惟以道義終始自勗公之忠義可
警薄俗公之平素一一可錄愧我後生行已碌碌欲想遺
風爽如新浴薄羞奉奠蕪辭拜告神其不昧庶幾臨奪

祭元先生墓文 天錫

山有巖薇可以療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聘幣聽勲星宿
雍容千古空山一縷清風

祭李玉山墓文 起春

兄有幽資山澤之臞兄有所性德義之腴兄保不失赤子
之心兄初未稟物欲之心我眉不皺人齒孰切我無所求
人眼誰白五十年間身世雍容隱德之操處士之風學慕

濂洛年止橫渠浩然全歸無愧厥初惟我於兄情義最篤
義則朋友情則骨肉自少相從不離頃刻如瑣籥和如鍾
鼓樂謂相如此白首無失誰謂不幸有此今日千里相思
百年永訣兄病不問兄歿不哭一披宿草六載之後頓瞻
平生心焉如疾愛好之情期許之義追隨之歡切德之益
此生無復已矣已矣落日松梢悲淚盈襟薄言告懷兄尚
來歆

祭李晴暉墓文 承

嗚呼惟公之生資質溫醇早歲志學求道親仁晚益自力
期以古人臨溪結屋蕭洒絕塵優游自怡昭代閑民時運
不幸亂離遭逢一病不起奈何蒼旻惟我於公骨肉情均
動輒相隨居又卜鄰遊宦千里死生莫覩今來披拜淚自

霑巾宿草寒烟滿目悲乎一奠之奉冀饗於神

祭吳磐叔墓文

惟公文足以立其身才足以用於世而命與仇謀一名不
售坎軻終身遂窮以死身後妻子竟不得保而家破祀絕
天之於公其所以使之至於此者誠非意慮之所料知識
之所及矣豈勝言哉豈勝痛哉余與公有磨肌浣骨之分
交切互磋之義青春相值白首往來相愛之心相敬之至
信乎為肝膽相徹之交金石無間之契矣與公伯叔季氏
親厚正均每一來到則共興追隨而歡樂之談笑滿堂和
氣可掬如何今日之來落落無一相見悽涼慘悽有不忍
言者嗚呼公乎我懷如何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隻鷄觴酒
風悲日淒宿草如今萬事茫然已矣已矣奈何奈何嗚呼

哀哉

祭從兄墓文

嗚呼哀哉吾家近來禍患之慘有不可言弟則七年之間
而再哭女子之喪家仲氏則去年冬親遭長子之慟矣况
吾大兄乃奄棄諸從於去年之春功服布裳不去於身其
為摧痛之苦豈所堪忍憶弟年少之日與兄同養於先祖
妣膝下游嬉則同飲食則同學習誦讀則亦同之未嘗一
日相違亦未嘗一頃刻之不相隨名雖羣從而實有親兄
弟之義及其稍長則居既異鄉會合稀闊常有瞻思懸懸
之懷然未嘗一年不相見或一歲而再三相會會輒數月
團樂有雍容怡悅之樂今而後無復有此樂矣甲午之歲
因賊變歲荒兄就我關東之臨瀛居同堂而異室晝夜晨

夕未嘗不與之相從是歲之冬弟蒙 恩赴 召而兄乃
跋涉南還當時兄弟離違之苦送別之情實有茫然恨然
無以自處者矣越明年乙未弟奉 命南來暫與之相奉
携手嗚泣不能為之情孰謂此別乃為窮天之別使弟含
無涯之痛懷百年之悲也耶卧病關東既不能親撫棺臨
穴之慟今來一哭尚在一年之匝宿草淒風萬事茫茫懷
想平生痛哭奈何聊陳薄奠寓此一哀兄其有靈尚鑑此
意

告李嵩墓文

斷指愈疾雖非聖人中之行之訓而實出於人子切迫哀痛
之至誠當此叔季人心陷溺彝倫盡敗之餘有此制行之
卓然豈不惻然有以感入之心者乎述以無能來守茲邦
視事之初得公實行謹遣鄉士致此酒食之奠封植墓宅
表飭門閭亦將次第舉行惟公有靈庶其臨鑑
速於赴任之初即已遣祭於公之墓今復封植公之華屋
而門垣公之佳城酒果先告之儀復令董事之人用伸其
誠惟公鑑饗而毋震驚焉

祭李公甫墓文 仁恢

惟公之亾十有餘年皎皎清揚在我目前念我於君相好
情偏嘉君姿愛愛君志專期君遠造勸導拳拳君於我言
未嘗違焉師友兄弟情義同然我之東歸別懷悵悵旋遭
亂離舉國顛連禍患之慘君最不天闔家親屬性命俱捐
一二年間壘然同阡况君非命痛徹重泉每一念及中心
如煎天乎天乎君有何愆孝順之行百行所先考君所履

庶無愧旃猶遭此酷莫究其緣觀世頑鄙享福多全善淫
之徵反若天淵豈天不肖乃人之賢此理渺然孰司化權
君應無憾曠若安眠我獨不幸常劇悲憐今茲來奠宿草
寒烟已矣已矣老淚河懸

告李郭墓文

述以無似蒙 恩來此視事之初即訪郡中前賢往行之
可以表章一鄉則士夫傳誦咸莫不以公之誠孝終始無
憾卓然有人所不及者為之先焉且公一家孝烈繼踵有
鄰不孤不待比屋感激想嘆誠有所不能自已於秉彝之
衷者禁禦樵牧表飭門閭謹當次第舉行而先遣鄉士敬
致酒食之奠尚其精靈鑑此誠意

述恭承 朝命來守茲邦至止之初既伸遣祭之誠茲又

卦植墓宅作為門垣使東西行而過是者有以仰公之孝
德而知所興起也敢復以酒果先事致告惟公之靈庶幾
鑒饗毋為震驚焉

祭李元盛墓文

惟公孝思出乎天性性復剛果制行高苦踵美家庭不忝
所生一鄉公誦莫不稱歎述以不敏假守茲邦視事之初
即訪遺蹟謹當轉報方伯上徹 天聽修葺墓宅表儀鄉
閭而先遣鄉士致祭告誠惟公有靈尚其鑑饗
速猥奉朝 命假守于茲邦既於即事之初用伸敬祭之
忱矣今又封植之門垣之所以表章孝德而為一鄉矜式
地也謹具酒果先事以告惟公鑒饗毋用震驚

祭從姨母淑人李氏墓文 德溪夫人

鳴呼述少長於外家而蒙叔母之撫育既又學於先生而承提撕之教恩如親姨義同所生我之親叔母固已無間於如一而叔母之視之也蓋亦無異於子姪矣緣我疾病之甚家居之日專廢出入闕然一不得就覲於叔母之庭者多歷歲年復值亂離顛躓南北迥隔於千里一省之願齋齋莫遂及叔母下世之後又不得伸一哭之慟此豈徒世運時變之致索我小子無狀不睦不孝疾病事故轉輾相仍自貽為終天之恨宿草今日滿目悲悽一奠奉設愧悼盈襟惟吾叔母尊靈有以歆鑒也哉

祭李仲綬墓文

惟公孝友之行出乎天稟子諒之心異凡人品好人之善如嗜食飲疾人之惡視探湯甚臨事不苟處之必審待人

以誠無間貴賤人或以過惕然見面諒公平生終始不變早屏舉業唯已所欲任分田園隨適自足厚族親朋謹租敬祭婆娑優游亦足卒歲謂將百年以永休逸如何不幸遽爾違疾孰云仁壽六旬纔畢親友共悼鄉閭皆悲繫我之愚早荷相知自始識面北餘星霜愛余之深特出尋常癸卯之春寓卜芳鄰同堂合席逐日連旬或山之麓或水之濱秋月之夜春花之晨未嘗不偕義重情親霜露纏懷余告南歸公甚惘然不忍離違冀我早還毋我遲遲溪橋秋日搵袖而辭孰謂此別乃為永訣南來多事遂被拘掣公書每來譙責不一亦許來訪謂將取必嗟嗟世事苦不入手莫往莫來兩相違負遺憾平生如割心腸寤寐夢想未之能忘宿草如今懷復如何悲涼陳迹滿目森羅草木

禽魚莫知我心用斟一觴奠公一歆

告多勿墓文

惟爾出於奴隸之中無所知識而愛親之誠發於天性至於斷指和藥以愈父之病念爾惻怛切迫之懷至今使人有所感慨而不可已者奉朝 命來守茲邦聞爾制行為遣鄉士致酒肉之奠且將封植墓域修飭門閭焉爾其有靈享此告意

郡守於視事之初即遣祭於爾墓矣今又封植而門垣之以彰 聖明表著孝行之意以酒果用先伸告惟爾饗而無震驚焉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九

